

## 辞岁

□ 张金凤

我将告别这一切  
曾经的岁月  
告别静默的白杨树  
颤巍巍的鸟窝  
还有乡路上  
腾起的旧年最后一缕尘土

时光在发酵  
在立春前后  
娩出一个花枝招展的乡村  
我擦洗门窗  
让眼睛更亮  
我焚烧杂草  
理顺庭院的风向  
顺便也擦拭一下  
旧年的天空吧  
它今天随落日走后  
将永不再回来  
我在门楣  
插上竹报平安  
在绮窗外  
摆下桃花灿烂  
在枕头下  
放上最喜欢的一本书  
那些芳香的字  
将飘进我飞翔着的梦里

## 回家的车票

□ 刘金富

那一张小小纸片上  
一条穿越寒风的箭头  
将思念向远方延伸  
那个熟悉的地名  
是家乡燃在游子心中的火焰  
融化了整个冬天的冰雪  
温暖着远行的行囊

将这枚小小的车票握在手中  
就像抓紧了离家时  
怀揣的梦想  
骨头里疯长的  
渴望和期盼  
顷刻化成  
老家火塘里的暖流  
在寒风敲打的肌肤里奔涌  
一切被异乡烙下的伤痕  
所有被漂泊抽打的艰辛  
都被回家的脚步踏碎

坐在开往家乡的列车上  
鸣笛起伏的鸣叫  
是一曲悦耳的交响  
窗外飞奔的群山  
是一幅幅美妙的图画  
当车轮滚动着乡音  
驶进梦里千万次驻足的故土  
家乡那绝美的山水  
如陈年的老酒  
又一次让我酩酊大醉

父母在老家生活,相依为命。我因为工作原因,住在城里,成天为生计奔波劳苦,忙碌的简直没有初一十五。母亲是个药罐子,近些年父母都已经年迈,母亲经常由父亲带着去别的村子里挂吊瓶。父亲每次带着母亲挂吊瓶,一挂就是十几天,早先父亲脚踏三轮车,后来越发吃力,有个岗子就上不去了,再后来,父亲只好买了一辆电动三轮车,电动三轮车虽说方便,可是父亲终究年岁大了,眼睛不好,脑子反应迟钝。

一次,父亲带着母亲在看病回来的路上,差一点与人相撞。当然,这是很长时间以后父亲无意中说出来的。我不敢正视父亲的面孔,害怕伤感的眼泪流下来。每当父亲忙碌其他活路的时候,我才会仔细的观察父亲一番。父亲佝偻着腰,嘴也因为牙齿掉了舍不得镶而瘪着,一脸沧桑的皱纹,父亲确

实老了,已是奔九的人。腿疼多年,到处打听治理腿疼的膏药,只是有效,就是不见除根。腰疼的像个天气预报。一年四季腿和腰几乎就没有舒服过。隆冬时节更是不用说了。可是,家里的小菜园、院落里喂养的鸡、母亲吃药打针,一些零碎的琐事等都是父亲一个人包揽。邻居问,侯老师(我的父亲教师退休),您的儿子那么多,到老了,该享清福了,就不能让儿子帮持一把?父亲总是笑笑说,儿子也有儿子的难处呢。我能够坚持,别拖儿子的后腿就行,儿子在外养家糊口也是不易呢,自己坚持保养好身体,长寿,自然成为儿的福气了。儿子不能沾咱的光,咱也不给儿子添心事就算是最大的幸福了。有时候,父亲发烧感冒,母亲又病了,父亲咬牙用三轮车带着母亲去别的村子医务所里挂吊瓶。母

## 又见门窗冰花起

□ 石正祥

自从进入冬天,总感觉今年的冬季似乎比往年冷了许多。特别是近几天的寒潮来袭,最低气温达到了零下16摄氏度,这是40多年来都不曾遇到的低温天气。

我清晨起床,推开房门,一股凉气直抵心里,不由打了个寒颤。我惊奇地发现了“雕刻”在门窗玻璃上的一层厚厚的晶莹剔透的冰花。因为自家里通上了暖气后,好长时间没有见到这样的冰花了。它好似一幅晶莹剔透的冰雕水草画,我情不自禁地说:“好美的冰花啊!”这是大自然这位伟大雕刻家的杰作,漂亮极了,精美极了。满窗的冰花让人

神清气爽,满目生辉,使我陋室内增添了许多美感和层次,光线和亮度的变化,有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诗情画意的情趣。

欣赏冰花要有一颗淡泊、恬静的心灵,宁静而淡雅。要细细品味而不是走马观花,孤鸿一瞥。冰花真正称得上是冰清玉洁之花,不可以收藏,更不能亲吻,否则就是玷污亵渎,正因它美丽易逝,才更显得珍贵。我趴在窗台上静静地看着、静静地想着,多么美丽、洁白,有趣的冰花呀!这一夜的寒冷,冷气和暖气隔窗相依,用自己的身体在玻璃窗上勾画出了一幅极美的画

□ 侯敬方

亲让父亲给城里的儿子去电话,父亲总是说,儿子来了一两天还得返回上班。把钱都扔在了路上了,别麻烦了,上班的人,哪有说歇就歇的,请假也不是那么容易的,我坚持坚持吧。母亲不语,父亲不再反驳。

在父亲身上,不论干什么事情,都是“坚强”二字排在前面。我深有感触,如果父亲不坚强的话,恐怕身体不会如此硬朗。别说伺候母亲了,就是伺候自己也力不从心。每次吃饭,父亲都是细嚼慢咽。父亲常说,人是铁饭是钢,有病没病,吃饭为证。人一旦饭量减少了,不能吃饭了,就等于有病了,即使没有病,只要饭量减少,也会生病的。所以,父亲尽可能的多吃饭,多活动。

一次,我陪着父亲给母亲挂吊瓶。闲暇空隙,一同挂吊瓶的家属,都是背后里向我说,在周

## 父亲的坚强

遭三五个村庄里,几乎没有像侯老师那样坚强的。八十多岁的人了,还一个人伺候着老伴。不易,我们附近几个村子里,像侯老师这样的人不多了,有时候自己身体不好还不说,还得伺候着老伴,难为侯老师了。在我与大夫闲聊中,大夫也告诉我,我们方圆几十里,这个年纪,这个活法,已经不多见了。要放在别人身上,早已让子女伺候了。你有如此的父亲,你们应该感恩和高兴呀!这是上辈子修来的福呀!

每次回家,和邻居拉呱,邻居们向我述说更多的,亦是关于父亲坚强的故事。我也深深地知道,父亲有别于其他老人那样对儿女吆三喝四的,自己承担也从没有觉得不公平。我感谢我的父亲,我敬佩我的父亲。父亲的坚强犹如一座大山,但愿坚强的父亲长命百岁!

## 年轮

□ 孙晋才

面。仔细看,像被风吹乱了了的芦苇,又像一棵棵大白菜,又觉得像蒲公英,总之很抽象,是一幅晶莹剔透的冰凌画。

这是窗外的冷气和暖气隔窗相依勾画出一幅精美画面。它给我带来无限遐想。室外清冽干冷,室内暖意融融。一窗之隔,两番天地。冷气昨晚一定在寒冬之夜无处避寒,好想找个温暖的地方暖暖身子,可暖气的主人我却将房间关的很严实,它无法进去。只好依偎在玻璃窗上,借着玻璃窗上的一点温度来为自己取暖。暖气不忍心看到深夜受冻的冷气朋友,将自己的身体紧紧靠

在玻璃窗上,依着玻璃窗送去了一丝丝的温暖。冷气和暖气相融,形成了丝丝水雾,水雾又在冷空气中迅速凝聚,变成了奇妙无穷的冰花。薄薄的冰花就像一块碎了玻璃一样,一道道裂痕形成了一幅漂亮的碎花纹图像。慢慢又形成的花纹就似一幅立体的冰雕的水草画。姿态万千,像用水晶雕琢一般。

好景不长,太阳一出,望着这如冰雕的水草画,一点点被暖阳吞噬,内心深处有一种无言的伤感和感慨,感叹这美丽是如此的短暂和脆弱。

## 年,我们的温暖花园

□ 杨雷

心。

家,是收纳你的所有辛酸委屈的地方。年,是中国人的温暖花园。当越来越多的传统节日被快节奏的生活淡化,当越来越多的洋节进入国人生活,只有年,在我们心中无可替代。因为,那是在这奔波不息的时光里,我们唯一可以依偎着取暖的温情记忆。

有人说,国人对于年的重视源于农耕民族的文化传统,这也不无道理。相较于游牧民族马背上的文明,农耕民族的文明是根植于土地的。土地,是我们的根,而家园就是我们的血脉。春

运是中华民族对故国家园情感的一种集体宣泄和放大。

“休说鲈鱼堪脍,尽西风,季鹰归未?”秋风起时,季鹰想起家乡吴中的莼菜羹,鲈鱼脍,遂弃官南归。奔走在路上的游子不可能有这么洒脱,那么只有将对家乡的思念藏在心底,在新春到来时,将漂泊的忧伤收起,将心头的辛酸放下,向着家的方向出发,高高挂起的红灯笼里,有你的童年记忆,噼里啪啦的爆竹声中,有拥抱新春的欣喜!

## 年轮

人,就像树木,也是用年轮来记载一生的。

春夏秋冬的最后一天,那就是除夕。也是该划年轮的时候。我的一生年轮是曲折的、极不平的。

我生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。幼年是在爷爷的逃避战乱和荒年的挑筐里度过的。在我最早的记忆里,除夕夜是在深山沟里过的,那时,没有灯火、没有鞭炮声、没有春联和年货,只是同乡众乡邻趴在山洞里,连大声说话都不准,我清楚地记得爷爷长叹一口气说,今天是大年三十了。在场的人都抹着泪水不吭声,这就是我最早记忆里的年轮。

后来,全国解放了,人们过

上了和平生活,但极为贫困。每逢过年,母亲把平时特意省下来的一点麦子,用石磨推,磨成面,那时我还小,拿不动磨棍,父亲在他的棍子上拴一条带子,让我在前面拉,我很卖力气,惹得父亲直笑。过年的心情真好,因为能吃上一回肉,吃上一顿饺子,喝上白面条,最高兴的事是放鞭炮,爷爷总是不忘给我买两挂“小豆扎”,我把它解开装在褂兜里,向小伙伴们炫耀,他们一个劲儿地哀求我放一个吧,我不舍得,我走到哪里他们就追到哪里,没办法,才放一个,惹得大家欢呼雀跃,这才作罢。再不然,就把母亲炒的花生、做的芝麻糖装在兜里分给小伙伴们,真是快活极了,一直到我上小学,童年的年轮才画上了句号。

岁月荏苒,不知不觉我已娶妻生子。生活变得压力山大,每逢过年,如同过关,那时的集体时代,哪有钱啊,但不管怎样,

家中老小,潦潦草草也得过个年吧!平时省吃俭用攒下来的几个钱,还要给岳父岳母、姑舅姨送节礼,一阵忙下来,只有到了除夕,陪在父母身边,吃点藕片喝点小酒,如释重担,长出了一口气,孩子们在身边转来转去,才尝到了过年的味道。中年的年轮就这样划上的。

俗话说,“麦怕胎里旱,人怕老来穷。”现在,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过上了美好幸福的日子,我也有退休工资,按理说,我衰老的年轮是很好的,然而,老天爷给了我一个啃老儿子,他的本质还是好的,就是跟社会上的狐朋狗友学坏了。

冬天即将过去,我期盼着春天,更盼来了春天的两会,它是全中国人民的主心骨和救世主,对那些不知羞耻不知伦理的啃老族们应猛击一掌,还给老人一个明媚的春天吧!

